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九

仁宗皇帝紀十六



寶元元年春正月癸卯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路故也刑部員外郎直史館同知禮院宋祁上疏曰臣伏見頃歲以來灾眚數見以類記寓異占同符天奪視法而尊乃有疆離流薄之變地當要固而靜乃有都國震動之占陛下奉承郊丘歲豐月潔當蒙介福翻致大異何哉得非事有召姦法有階隙天於宋室諄諄存顧先幾豫慮以啓聖心欲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著奮揚剛德固執至威厭銷未萌以光丕業也臣伏讀前史五行志以駘于今累威重譴不可不察若乃羣星流散則民人蕩析之象也月行黃道地震州邑邊戎窺間臣下擅恣后妃將盛年穀且飢之兆也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熾藝祖神御殿已而盜壞宗廟鉅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昔灾異之發遠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已陛下何不暫清慮推求其端方今典刑設張上下禔穆而臣便論危事必難取信陛下試一念之假有蕩析以何策固安假有飢空以何理賑救脫致窺間可任之將謂誰倘令擅恣可防之姦有幾灾異不駘國之福也苟使遂驗則陛下禦之之慮得不素具於穀中哉然請先言其要臣聞君以操柄為重臣以奉命為恭柄捨之則重者及輕命竊之則恭者更僭伏惟陛下念爵賞之典刑罰之權雖羣言一決裁宸慮無委成假借以開貴近牽制之私若夫後宮戚里祈恩丐賞者日月不之陛下且當斷而不聽以示至公內省黃門給事左右亦宜數加訓勅使思不出位此皆助陽抑陰之術也臣聞伯夷三王之長逢辜引慝宣王成周之良遇患側身故

能感徹神祇收還威怒回沴氣為太和化已衰為中興陛下
覽照今古至詳至熟今變青曰著中外暴聞而罪己之問不
形于詔書思患之謀不畱于詢速委遠天戒虛而未答踰時
越日羣下默然間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咽修不經之細祀塞
可懼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消伏之間
未為得計也伏望陛下不以災之未應遂為宴安不以歲之
屢豐便忘荒饉普照百職各負所懷庶幾天下條貫粲然先
見惟陛下畱神省閱 甲辰雷 丙午以災異屢見下詔求
直言曰朕躬之闕遺執事之阿枉政教未臻于理刑獄靡協
于中在位壅蔽之人效貪官之吏仰諫官御史而百寮密疏
以陳恚心無隱限半月內實封進納朕當親覽靡及有司擇
善而行固非虛飾此詔寶錄本志俱脫遺獨會要之宋初
日恐誤張弓平集所上疏亦云丙午詔書初疏乃云伏讀戊
寅詔書按正月戊戌朔無戊寅初疏誤也初當時上疏必不
士丁度等權知禮部貢舉 乙卯大理評事監在京官宅務
蘇舜欽詰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裂湧水壞屋廬城堞
殺民畜幾千萬歷旬不止始聞惶駭疑惑竊思自編策所紀
前代衰微喪亂之世亦未嘗有此大變今四聖接統內外平
寧戎夷交歡兵革偃息固與夫衰微喪亂之世異何災變之
作及過之耶且妖祥之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無也天
人之應古今之鑒大可恐懼豈王者安于逸豫信任近狎而
不省政事乎廟堂之上有非才冒祿竊弄威福而侵上事者
乎又豈弛張設之政有不利于民者乎深宮之中有教不謹
以媚道進者乎西北羗夷有背盟犯順之心乎臣從遠方來
不知近事心疑而口不敢道也所怪者朝廷見此大異不修
關政以戢天戒安民心默然不恤如無事之時諫官御史不

說或刊刻誤緣寶錄本紀所以脫遺此詔

當是二月韓琦所言宰相不官頒行也

庚戌命翰林學

二

聞進牘鋪白災害之端以開上心然民情洶洶聚首橫議
咸有憂悖之色臣以世受君祿身齒國命涵濡惠澤以長此
軀目覩心思驚惶流汗欲盡吐肝胆以拜封奏又見范仲淹
以剛直忤姦臣言不用而身竄謫降詔天下不許越職言事
臣不避權右必恐橫罹中傷無補于國因自悲嗟不知所措
既而孟春之初雷電暴作臣以謂國家開失衆臣莫敢為陛
下言者惟天下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霽發明詔許羣臣皆
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旬日間頗有言事者其間豈無
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而行之是亦收虛言而不根實效
也臣聞惟誠可以應天惟實可以安民今應天不以誠安民
不以實徒布空文增人太息耳將何以謝神靈而救敝亂也
豈大臣蒙塞天聽不為陛下行之豈言事者迂濶無所取不
足行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槩舉謹
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夫治國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己修
己者先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
稍適俳優賤人燕樂踰節賜予過度燕樂踰節則蕩賜予過
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
宗曰：視朝旰昃方罷猶坐于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
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末年不豫始問曰視事今陛下
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求治之秋而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
親也又府庫匱竭民鮮蓋葺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
經費二十倍于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政事不親用度不
足誠國大憂臣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物勤聽斷戒
燕安放棄優諧近習之纖人親近剛明鯁直之良士因此災
變以思永圖則天下幸甚二曰擇賢夫明主勞于求賢而逸
于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臣及御史諫官

而已陛下用人尚未遴擇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超越
十資復為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庸邪
諂非輔相之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灾仍于國
此亦天意愛惜我朝陛下鑒之哉且石中立頃在朝行以
詆諆自任士人或宴集必置席間聽其語言以資笑噱今
處之近輔不聞嘉謀物望甚輕人情所忽使灾害屢降而朝
廷不尊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此天下官吏可知
也實恐匈奴輕笑中國宜即行罷免別選賢才又張觀為御
史中丞高若訥為司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願以文詞進而温
和軟懦無剛鯁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拔建置欲其緘默不
敢舉揚其私時有所言則必暗相閑說旁人窺之甚可笑也
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
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為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謂陛下

臣等

臣等

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何慮不治灾異何由

而生惟陛下少留意焉舜欽本傳稱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

久矣今據舜欽集見丙辰詔曰比者善氣弗効陰青屢見

地大震動雷發不時推原天譴之所由豈利為貪弛苛虐使

狴牢淹繫而賦調繁急欵或受賕鬻直下情壅蔽以虧和致

戾欵轉運提點刑獄其按所部吏以聞而宋初又上疏曰臣

聞賞罰操決天子之權也奏請可否以佐上操決則百度又

寧一人尊強竊見陛下臨視庶政深執謙德不自克斷專委

大臣使大臣人如臯陶家如后稷尚且不可况有託國

威而肆怨寄公爵以為不可裁臣請初陳其要且如陛下自

欲有所拔擢大臣以為不可陛下從而罷之又如自欲有所

黜去大臣以為不可陛下從而任之如此則權常在臣政不

在君昭然可見矣陛下何所忌憚而不累加裁詰遂使中材

之中料時之如此欲自結於朝者還附於權黨欲自徇於公者及入于私門威柄寢移人心何繫此將來可慮者一也臣聞忠臣之事君造膝而言讒辭而出所以啓心防患也陛下亦宜隱秘其語保全其人倘漏露主名則為所譏刺者皆切齒而思報矣興誹造謗不退不止一旦罹患而後來者傳以為戒皆苟容偷合背公入黨則陛下雖有盈庭之士朱紫雜襲誰肯與權貴立敵進言而取禍哉此無異挈仇以受姦人自閉其耳目也臣比見其茲事已驗于前伏望深思大義失臣之議無襲春慶父之枉此將來可慮二也臣伏惟陛下春秋鼎盛皇嗣未立後宮所御當貫魚字進廣求螽斯子孫之福伏望豫示敕戒昭判貴賤使上下有制不相踰越讒諛毀間明垂防禁數詔后妃習之謙退和柔之懿無令僭妬得萌其中此將來可慮三也諫官御史本以選進鯁亮震肅權綱

為天子之耳目也今則不然有勢者其姦如山結舌不問無援者索疵吹毛飛文歷詆未及滿歲已干宰司希兼職以求秩美如此則宰司有失諫官御史肯為陛下以盡言乎臣故曰諫官御史由宰司之進拔者非陛下之利也夫輕授重責難以得人但賞不罰難以肅下今若令居是官者終歲不言乃言而不當坐不任職退挾持私意有田園而坐故縱誅不畏強禦議論嚴正者陛下自意擢之無使有司得與此亦救阿黨之一也傳曰正本其萬事理又曰存則政舉其人亡則政息苟使天子持柄于上群臣事職于下如臣前所陳者大猷幾務將交修畢舉矣安有政未臻理刑靡協中乎至于海縣浩繁官不悉善或察廉無狀或貪冒公行或民窮無訴或事絲未給大且抵死小則遠官案章一下交手受械事輕人未曷足應天變而關國體要災異之法政教之存務在朝廷

君臣之間耳目聞徒善不足為政徒法不足自行天之感物不為偽動今陛下然自及已降德音羣臣將畢精極慮隨事納說必有可采伏望朝廷開許施行然臣尚有所慮者今臣下準照例得獻言不深切則事不明白或恐有味儀矩間識禁忌論安危則便云泰山累卵指宴飲則直曰酒池肉林伏望陛下納行含垢一切裁赦兼容兼聽以取其長勿令有坐狂言而得罪者則聖德愈光大矣上封者言自變茶法歲輦京師銀銷易芻粟于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丙辰命權御史中丞張觀侍御史程戡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與三司別議之直史館蘇紳上疏曰星之麗天由萬國之附王者下之畔上故星亦畔天精氣所感先示其象陛下既祇畏天戒則宜推原其本而預修其備若生民之疾苦未服其縣之刑辟未平者原推所以及卹之在位有

背公懷私害直醜正相為此周不顧廉節者願思所以懲艾之據名藩專使領有因循正効守邊防擁重兵有方略不聞者願議所以更置之西北諸戎久恃信好有強悍自恣獷驚慢上者願求所以伐其謀左右近習久處親信有狎侮不戒狃寵怙恩者願思所以杜其萌草澤庶士有負非常之才而上不知而未用者願思所以觀其行盡其能凡此數者幸留聽而察言天者陽之氣地者陰之體其有陰之而不侵陽之政則應以變動故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是也今大異若此得非任事之臣踰常分乎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于黜陟之柄亦或得專一二大臣平居之日所宜辯論官才使陛下周知在位之能否及有餘擬則可以隨才而任用使進擢之人知恩出于上則威福不外也今則不然每一官缺但開其履歷附以比例而陛下無復有

所更故競進之徒趨走權門經營捷徑靡所不至是恩命未
出于上而請託已行於下矣 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是用
臣下莫得先知不牽制于一切故被擢之人咸思自勵此無
他講求之有素而大權不在于下也雷者天之號令所以開
發萌芽辟除陰害萬物須雷而解酒雨而潤惟人君崇寬大
順春令則應節否則動于冬今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
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于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
朝廷事無鉅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不
可緩也夫星變既有下畔上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者
天意若曰夷狄將有畔上有豐恐陛下未悟也又以震雷驚
之欲陛下先事為備患禍消而祥至矣 直史館葉清臣上
疏曰昔杜欽有言子為父陰臣為君陰妻為夫陰夷狄為中
國陰臣以今日之事推之陛下嗣位十六載尚虛儲宮宗室
諸多無所用事子之陰不能沴父也中宮柔順不奸外朝戚
里族屬不及以政妻之陰不能沴夫也四夷警服邊候不聳
夷狄之陰不能沴中國獨大臣秉政專制刑爵皆陛下馭臣
之術未合治體臣謂此正臣之陰為沴爾陛下贊御之始母
后臨朝天資仁孝推而弗有天下之人不以為過知陛下奉
先志而尊母訓也明道以後政歸明辟進退輔弼廢置闈寺
杜私謁禁斜封當此之時天下之人不以為過知陛下晦于
昔而顯于今也然患在持之不久未能勵精庶政遂使招權
之人日嘗月伺乘上寬仁自用于下陛下猶臨朝淵默垂拱
仰成事無大小有議皆可使輔相之臣竭忠無私皆如蕭曹
房杜則可一有不及才或非倫則誤陛下事多矣臣聞王者
之所以橫制六合撫有萬民者在握刑賞之權不授人以柄
而已故舉一善有爵祿之賜黜一惡有斧鉞之誅使人尊如

前殿視事用蘇舜欽之言也 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 右
司諫韓琦上疏言有虞至聰也成湯至明也其命相猶咨於
岳選以衆不敢以獸鑒自決于上必命衆而舉之始居其位
故得百工信以治而不仁遠于朝未有衆以為非才上獸自
以為可任付以大柄信其操執而望萬化可成衆功盡美者
也臣職在諫諍志興回隱自去秋迄今累上封奏指言陛下
丞弼之任未得其人蓋以宰臣王隨登庸以來衆望不協差
除任性褊躁傷體廟堂之上不聞長材遠畧仰益盛化徒有
延納僧道信奉巫祝之癖貽誚中外而自宿疹之作幾涉周
星安臥私家備禮求退方天地有災變陛下則貴躬訪道之
際不思抗章引避而不朝君父扶疾于中書視事引擢親舊
怡然自居暨物議沸騰則簡其拜禮勉強入見面求假告都
無省愧之心固寵慢上寘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今聞所患

再加不能復詣中書養疾陛下復遇之理既已備矣彼人貪
祿竊位之計亦已窮矣次則陳堯佐男述古監左藏庫官不
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畧滿酬獎之調擢任三門白波發
運使况程琳任三司使日曾定奪監右藏庫吳守則雖畧滿
出剝而帳曆憑由不能依限結絕尚由不應酬獎調勅保命
之官以重寘其罪以此較之則述古之授是為欺罔聖明叅
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不以資叙回授兄綱將朝廷要職從
便退換如己家之物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
而小之因循不問彼則曰我營私若是而上不之責矣言
事者疏我之罪而上不之聽矣則必愈任成福公然為不善
更無畏矣又石中立本以藝文進居近署兼領常局事尚不
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為人所稱處于翰林之司固
當其職若叅決大政則誠非所長伏况仍歲以來災異間作

衆星流隕躔次不順河東地震壓覆至多雖歷代所言譴告
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無積雪春首雷震寒燠之序
未甚均協考天戒之自則燮理之任正當其責而在上獨使
陛下引咎敷詔詢求謹言繼日臨朝孜孜政道在外則降敕
天下偏責刺舉牧長之吏各修其職于政府之臣則以為過
不在己泰然自處於臯夔稷契之右臣僚欲廣陛下之德乞
頒前詔于天下而罷立期限則皆抑而不從蓋臣事專而君
道弱之明應矣陛下用輔臣如此不惟使四方觀望寢成弛
慢之風必恐外夷聞之亦有輕視中國之意如望天責可消
而福自來則又不可得也陛下當以為退免大臣其事至重
非下臣所宜輕議孰若以祖宗八十年太平之業坐附庸
臣恣其隳壞乎今下至閭里之人猶能揚言而非之投書而
誘之又况陛下置臣于言責之地可知而不言哉臣是以不
避斧鑕屢有論奏乞從罷黜以慰具瞻之望于己非私也於
彼非有嫌隙也所切者以陛下有堯舜之資而為在位壅蔽
一思開發睿明以濟亨遇無他意也然慮陛下以臣過有詆
訐意在離間是故久而不行伏望出臣此疏明示中書委御
史朝于臺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如以為臣言不謬則乞
陛下公而行之若以為輔弼等前件事於朝政無損國體無
害只是臣發于狂妄斯之戮貶竄之罪臣無所逃矧遇陛下
勤政答天申明賞罰之秋特望判其邪正以塞羣議上嘉
納之三月戊戌朔門下侍郎平章事王隨罷為彰信節度
使同平章事戶部侍郎平章事陳堯佐罷為淮康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鄭州戶部侍郎叅知政事韓億罷歸本班禮部侍
郎叅知政事石中立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初呂夷簡
罷密薦隨與堯佐二人為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已下者用之

覲他日 上意見思而復相已亦隨與堯佐億中立等議數
忽爭于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詔五日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
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為養病功之語又轉運
使王軫求三路于隨以問閣鄙詞罵之一日隨方食堂吏白
事迂意隨食未及下咽而遽斥之羨汚其面中外恥笑會災
異仍見琦論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是援漢故事求策免
于是四人者俱罷 王若叟作韓魏公遺事錄云隨言堯佐為
宰相皆老病又為諫官屢疏不納後韓德石中立二人又願
以私害公時為論罷而公亦引薦之時及下望乃張士遜公昭
廷公辨壯沂公迫于希文而公亦引薦之時及下望乃張士遜公昭
申公得壯沂公迫于希文而公亦引薦之時及下望乃張士遜公昭
可文知人意見亦不賢宋初也晁宗憲吳參政錄天終人失望公曰事固不
二年十一月晁宗憲此時在翰苑二年九月齊初除為翰苑然
上意希文用二年偶因謹止更封一年餘卒用之章閣待制去冬補外
而范希文二年偶因謹止更封一年餘卒用之章閣待制去冬補外
方自饒從潤之猶未復職又不知參政亦無于此書耳魏公汪藻書
不羞岩叟聽之不審又不知參政亦無于此書耳魏公汪藻書

世宗十九

二

陳堯佐舊事云文惠陳公相曰今中宮虛位有御封至私第公
不啟封會請正母儀非陛下首肯有曰姑置之責妃即追冊溫
奸人附封以示同列仁宗首肯有曰姑置之責妃即追冊溫
成后也當時于墓刻始錄以碑示人鳴笑之舉也餘天公之治
右中大夫直秘閣聲色時有秋毫容悅之笑其夫可勝計哉
繫焉文惠公不密閣聲色時有秋毫容悅之笑其夫可勝計哉
于謂仁人之言而一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笑其夫可勝計哉
可謂仁人之言而一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笑其夫可勝計哉
子君不仁能得之言而一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笑其夫可勝計哉
社乎後世非吾之仁所謂難言骨刃之聖亦安能為萬世法矣
大乎後世非吾之仁所謂難言骨刃之聖亦安能為萬世法矣
惠以景祐四年四月拜相實元年三月罷雖當時已
年十月自御侍遣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二年餘雖當時已
寵幸不應文惠之孫飾說非事實也 今不取 山南東道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張士遜為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
事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戶部侍
郎知樞密院事盛度加寧武節度使檢校太傅度位本居得
象上而得象超為宰相故度亦特進秩右諫議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王駿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李若谷並

為叅知政事 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王博文龍
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陳執中為右諫議大夫並
同知樞密院事 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 上未即聽琦又
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輔胥偃宗
郊范仲淹眾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
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 上雖聽琦罷
王隨等更命士遜及得象為相士遜猶以東宮舊恩為言又
夷簡密薦之得象入謝 上謂曰往者 太后臨朝羣臣邪
正朕加嘿識惟卿清忠無所附未嘗有干請且今日用卿由
此也 夷簡又薦士遜據陳繹拜罷錄當考 戶部尚書知應天府夏竦為三司
使 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宋郊為翰林學士 上初欲用郊
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知制誥除執
政者乃先召入翰林左右知 上遇郊厚行且大任美學士

李淑忌其寵欲以奇中之言于 上曰宋受命之歸也郊交
也合姓名言之為不祥 上弗為意他日以諭郊因改名庠
庠更名在十二月未合朕書之 庚子吏部侍郎叅知政事程琳加尚書
左丞 辛丑安德節度使知樞密院王德用為宣徽節院使
定國節度使依前知樞密院事 乙巳翰林學士李淑為翰
林侍讀學士仍罷判禮院避其父若谷執政也 己酉許穎
州立學穎非藩鎮也於近詔不當立學知州蔡齊有請特許
之 甲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乙卯試諸科丙辰試
特奏名庚辰賜進士揚州呂溱等二百人及第一百十人同
出身特奏名一百六十五人同諸科出身及為諸州長史辛
酉賜諸科四百十四人及第并出身其特奏名被恩賜者又
九百八十四人瓊林宴初賜大學篇先是 上以開封所解
鎖廳進士陳博古等嘲謗密詔博古及韓億等四子并兩家

門下士范鎮宗靜試卷皆勿考鎮成都人靜眉山人考官奏鎮靜實有文久馳聲場屋非附兩家之勢而得者乃聽考而降其等級鎮禮部奏名為第一故事禮部第一人賜第未有第二甲者雖近下猶升之吳育歐陽修殿庭唱過第三人亦抗聲自陳鎮獨嘿然至第七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眾以是賢之禮部第一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州還朝與鎮俱或問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也夏四月庚午詔天下毋得連用真宗皇帝藩邸舊名癸酉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王博文卒始博文為三司使言于上曰臣且死不得復望兩府之門因泣下上憐之數日與陳執中並命位樞密凡三十六日死時而乘輿宴金明池既歸而奏訃至趨駕臨奠贈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多任繁劇為政務平恕嘗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

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汝曹志之然治曹泗獄議者多謂博文希莊獻旨縱羅崇勳傳致其罪云初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張昱之提點刑獄淮南路知亳州楊崇勳恃為不法械蒙城知縣王申送獄昱之往問得寃狀破械出申遂黥配嘉吏十數人田戌授昱之廣南東路轉運使廣州有急水濠通海姦人乘潮多出入為盜昱之為作水柵夷人有犯其首長得而治而多慘酷因請一以漢法從事昱之必子也乙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張觀同知樞密院事帝初諭中書候兩府開官則用宗庠及王博文卒中書以庠名進上曰觀先朝狀元合先用也蓋譖者之說已行然帝遇庠厚卒用之丁亥詔諭天下士勉事厥終勿以累舉叙年異望恩澤天聖四年四月己卯賜河南府嵩陽書院田十頃辛卯命翰林學士晁宗慤內侍押班史崇信同議茶法乙未

詔自今試舉人非國子監見行經書毋得出題從翰林侍讀
學士李淑之請也 五月戊申詔吏部流內銓新及第諸科
人年十七以下者令守選 六月戊寅罷天下舉念書童子

皇祐三年 已卯建州言是正月雨至四月溪水大漲入州

城壞民廬舍賜死傷之家錢有差奠祭其無主者 帝留意

農事每以水旱為憂 甲申詔天下州郡每旬上雨雪狀著

為令 戊子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言來歲已卯閏十二

月則庚辰歲正月朔日當食請移閏于庚辰歲則日食在前

正月之晦 上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校民事其可曲避乎不

許謂張唐政要云景祐四年冬司天言明年正月旦日則食此

然以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

上所食蓋陛下乾綱之政事忽有所衝而致惟修德政可以免

天變 御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如此也 己丑詔賢良

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達墳典明于教化才識兼茂明于體用

及茂才異等四科並同試策題詳明吏理可使從政洞識韜

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凡三科各為策題 秋七

月丁酉詳定茶法所張觀等請入錢京師以售真州等四務

十三場茶直十萬者又視景祐三年穀損之為錢六萬七千

入中河北願售茶者又損一千而詔又第損二千于是入錢

京師止為錢六萬五千入中河北為錢六萬四千而已 戊

戌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其乘輿服御等物令三司務從簡

約 庚戌新作舍人院紫微閣 上親篆其榜 癸丑賜襄

州學田五頃 丙辰羣臣表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

聰武聖神英睿孝德 上不許羣臣五上表 上謂宰相張

士遜曰唐穆宗云強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

尊不若處我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卿等亦宜悉此意士

遜懇請不已 上不得已乃詔削英睿二字不稱餘從所請

右司諫韓琦言前奉詔詳定鐘律嘗覽景祐廣樂記觀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皆率己意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為非今將親祀南郊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廟竊聞太常舊樂見有存者郊祀大禮請復用之詔資政殿大學士宋綬御史中丞晏殊同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李照新樂比舊樂下三律衆論以為無所考據願如琦請郊廟復用和峴所定舊樂舊樂鐘磬不經照常磨者猶存三縣竒七虞郊廟殿庭可以更用乃詔太常舊樂悉仍舊制李照所造勿復施用琦以五月上言綬等以七壬戌崇政殿御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著作佐郎於况田大理評事張方平茂才異等邵元况所對入第四等方平四等次元與宰相張士遜連姻報罷况遷太常丞方平著作佐郎通判江寧府及睦州况信郡人元丹陽人也實錄云元策字數少不合格今從元奉傳王珪銘元墓亦

世七十九

一五

云范仲淹薦元應賢良方正科試業政殿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者欲中傷宰相者乃密言元與之連姻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張士遜娶馮氏其子娶邵氏邵偶與元同姓公士遜既不能辯元亦無言而去癸亥策試武舉人 八月丙寅試武舉人騎射 丁卯復置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以兵部侍郎直史館楊日嚴度支郎中楊告為之先是陝西轉運使改少連言前淮南轉運使偶值豐年而上供之數得以辦集然諸路各任所見不相統屬恐經久誤大計遂從少連之議復命日嚴等 癸酉同提點京東路刑獄王繼祖請自今諸路提點刑獄巡所部內民有訴冤枉者許受理之詔聽受詞狀送轉運使施行 鎮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屬疾奏請納祿援唐韋嗣立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十兩辭不受及卒復臨奠之輟朝二日贈中書令謚和文遵勗醞藉力學王旦器之曰以近戚當有補助天聖末嘗奏事殿中 上起更衣莊獻屏

左右問比來外人有何言遵勗唯唯 太后固問遵勗曰臣
無他聞議者謂太子既冠 太后宜以時還政 太后曰我
非戀此帝年少內侍多尚恐未能制之耳嘗上三說五事以
論朝政 太后崩密論 后乳母晉國夫人林氏前多干預
國事中外病之宜居之別院限其進見以馭衆論遵勗第園
池為都城第一與游集皆一時名士師楊億以為文億卒為
制服及知許州真億之墓於具茨山慟哭而反又與劉筠友
善筠卒周其家尤通釋氏學將死於浮屠楚國以頌相提警
遺戒無置金玉槨中 甲申詔殿侍換文資須三代曾任文
資乃聽之妄冒者勒停仍不以赦原保官亦如之 乙酉詔
元昊奏舉縣令人毋得監當場務 九月乙未出左藏庫錦
綺綾羅一百萬下陝西路市糴軍儲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
知廣州任中師言州中有市舶使印而知州及通判使臣結
銜並帶勾當市舶司事庚子詔知州少卿監以上自今並兼
布舶使市舶置使自中師始也 己酉廊延路鈐轄司言趙
山遇遣人至金明縣與都監李士彬約降已令却之詔鈐轄
司及環慶涇界麟府等路各謹斥堠如山遇復遣人至但令
士彬以已意約回務令邊防安靜初趙元昊悉會諸族酋豪
刺臂血和酒置繡幃中共飲之約先寇廊延欲自德靖塞門
赤城路三道酋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者元昊從父也數止
元昊不聽山遇畏誅先遣人持偽誥詣士彬欲自將兵扼黃
河南渡發部落內屬而挈其妻入野利羅子河遇及親屬二
十二人以珍寶名馬來降是月庚子至保安軍知保安軍朱
吉以告知延州郭勸 與鈐轄李渭狐疑不敢受先是山遇
等預寄珍寶于士彬以萬數勸詰士彬士彬利其物答云無
有言未嘗招誘之勸渭亦以為自德明納貢四十年有內附

者未嘗留共議遣還仍約束緣邊勿受降者於是奏入因降
此詔勸渭尋遣山遇等送元昊鑄遺坡至元昊集騎射而殺
之山遇名惟亮弟惟永分掌左右相兵其後弟惟序亦親近
用事遇有勇略國人向之元昊惡其不從已嘗共語惟序曰
汝告山遇及吾以山遇官爵與汝不然俱族滅矣惟序不忍
更以告山遇山遇欲來降與惟永曰南朝無人不知兀卒所
為將不信兄兄必交困山遇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若南朝
有福則紂我矣遂告其母曰汝自為計我年八十餘不能
從汝去為汝累當置我室中縱火焚之山遇等涕泣如母言
及為韓周所執號哭稱冤周見元昊於宥州元昊衣錦袍黃
綿胡帽不肯受山遇等曰延州誘我叛臣我當引兵往延州
於知州廳前受之周說諭良久乃肯受時元昊自稱兀卒已
數年兀卒者華言青天子也謂中國為天之子元昊既殺山

遇遂謀僭號

山遇兄弟姓名並議司馬光曰記韓周所言周

又言山遇妻李氏先自殺然山遇曰與妻入野

利羅今則此段不著或

丁巳進封齊國永壽保聖夫人許

氏為魏國夫人

辛酉罷河北陝西提舉使糴糧草官令奉

路轉運使副及逐州通判提舉

冬十月丙寅詔戒百官朋

黨初呂夷簡逐范仲淹等既踰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

論興士大夫為仲淹言者不已于是內降劄子曰向貶仲淹

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詆毀大臣今中外臣寮屢有

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故復下此詔 叅知政事

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薄惡專以朋黨污善良蓋君子小人

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自立 帝然其言

益缺副使工部郎中司馬池歲滿當遷中書進名 上曰是

固辭諫官者遂命為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 辛未左千牛

衛將軍宗實為左領軍衛將軍 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冊僭

獬大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二年壬受禮
法延祚元年遣潘也布易里馬乞點兵集蓬于山自詣西涼
府祀神仍遣使以僭號來告 右司諫韓琦請赦前一月涼
約東京師犯盜罪至徒傷人者勿赦從之 己丑改萬春閣
為延春閣：在禁中北臨後苑遊幸之所經也 十一月乙
未以嘉慶院為景靈宮道院 甲辰詔臣僚陳乞親屬差遣
如係京官並須年及格仍試書札讀律乃聽出官會要在
詔廣西路鈐轄司趣宜融州進兵討安化蠻 初官軍與蠻
戰為蠻所敗鈐轄張懷志等六人皆死直史館蘇紳上疏曰
國家皆以西北二邊為意而鮮復留意南方故有今日之患
誠不可不慮也臣頃從事宜州粗知蠻本末安化地幅員數
百里持兵之衆不過三四人然而敢肆侵犯者非特恃其
絕亦由往者守將失計而國家姑息之太過也向聞宜州吏

民言祥符中蠻人騷動朝廷興兵討伐是時惟安撫都監馬
玉勒兵深入多所殺獲知曹州曹克明害其功累移文止之
故玉志不得逞至今蠻人畏其名而能言者猶惜之使當時
領兵者皆如玉則蠻當殄滅無今日之患矣至使乘隙蹂邊
屠殺將吏其損國威無甚于此朝廷倘不以此時加兵則無
以割艾將來而震疊荒裔彼六臣者雖不善維馭自致喪敗
然冤脚負恥當有以削除之臣觀蠻情所恃者地形險阨據
高臨下大軍難以並進然其土壤磽确資畜虛乏力耕火種
以為餽糧其勢可以緩圖不可以速取可以計覆不可以力
爭今廣東西教閱忠敢澄海潮南北雄武等軍皆慣涉險阻
又所習兵器與蠻人畧同請速發宜詛州策應而以他兵代
之仍命轉運使備數年軍食方秋冬之交嵐氣已息進軍據
其出路轉粟補則為曠日持久之計伺便利即圖深入可以

傾蕩巢穴杜絕溪徑縱使奔逸林莽亦且壞其屋廬焚其積聚使進無鈔路之獲退無攻守之備為後諭以國恩許以送款而徙之內郡收其土地募民耕種異時足以拓外夷為屏蔽也仍詔旁近諸蠻諭以朝廷討叛之意毋得相為聲援如獲首級即饋官以金帛計若此則不越一年逆寇必就殄滅况廣西溪洞荆湖山峽蠻落甚多大抵奸為騷動因此一役必皆震讐可保數十年無樹擾之虞矣 上嘉紉之時朝廷已命洛苑使榮州刺史馮仲己知桂州兼廣西鈐轄仲己道江陵未至 上遣中使諭仲己速行仲己日夜疾馳至宜州繕器甲訓練隊伍募民發丁壯轉糧餉由三路以進仲己臨軍單騎出陣語酋豪曰朝廷撫汝曹甚厚何乃自取滅亡天子使我来問汝、聽我言則生不然無准類矣眾蠻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復見馮公也先是大中祥符以及天聖間仲己

嘗再知宜州蠻頗服其威信故云明日蠻渠頂投兵械萬計率眾降軍門初部卒以獲將畏匿仲己曰紀律不明將士取敗戰士何罪請貸死約期來歸朝廷從之廣西遂安仲己極後子也 乙巳南郊禮儀使宋綬上鹵簿圖記十卷降賜褒

諭宋綬傳云郊祀綬攝太僕卿陪王輅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治因上所撰鹵簿圖記十卷按鹵簿記以天聖六年

上序稱仁宗凡再郊也至是又增飾之耳 戊申朝饗景靈

宮 己酉饗太廟奉慈廟 庚戌祀天地于圜丘大赦改元

自今日以前已根磨出積翠隱陷稅賦並與除放 戊午鄴

州言資政殿大學士左僕射王曾卒輟視朝二日贈侍中謚

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刻畫盛服屹然入朝進止有常處

平居寡言自奉廉約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少與楊億

同在侍從億喜誼諧與曾言則曰予不敢以戲也前後輔政

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曰夫執

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仲淹伏其言先是有大星墜其寢
左右驚白之曰後一月當知及期曾果卒時皇祐中上為
篆其墓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大臣碑得賜篆
自曾始十二月癸亥朔封宰臣張士遜為郢國公加恩百
官甲子京師地震丙寅廊延路都鈐轄司言趙元昊及
辛未徙環慶路副部署殿前都虞邕州觀察使劉平為廊延
路副部署癸酉命三司使戶部尚書夏竦為奉寧節度使
知永興軍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河南府范仲淹為振武
節度使知延州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知兗州孔道輔入
為御史中丞知并州樞密直學士杜衍加龍圖閣學士以
太原要重藉衍鎮撫故也詔陝西河東沿邊舊與元昊界
至市處皆禁絕之丁酉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賞
錢十萬庚辰命給事中集賢院學士俞獻卿同三司詳定

除放天下欠負乙酉詔三司歲給喃廝囉綵絹千疋角茶
千斤散茶千五百斤初忻州地震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
胥偃言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而後宮外戚恩
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效也加之夷狄內侮宜選將練師防
其侵軼及祀南郊趙元昊朝貢不至將議而討之偃曰連討
之太暴宜遣使問其不臣伏待其辭屈而後加兵則其不直
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戍兵代還宜如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
餘人時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範之咎請從末減詔可士卒
戍西邊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使就刑或欲以
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官者
程智誠與三班使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
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惜近遺遠非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

并釋之嘗受詔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
視亟焚之且曰發而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七十九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一

仁宗皇帝紀十七之一

寶元二年春正月戊申侍御史知雜事段少連言三班院皇城司群牧司三司衙司等處比多額外增負或許令再任此皆起於權要僥倖之人請檢用 真宗朝逐司所置定負悉罷所增置者詔所增負候歲滿更勿差人 己酉河陽言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王隨卒贈中書令謚章惠後改文惠始隨參知政事請與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以廣聞聽議者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及居相位多屬疾益無所建明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晚更辯急朝士有以身事至政事堂自言者輒慢罵性喜佛慕唐裴休爲人然風迹弗逮也

初元吳遣使稱僞官抵延州郭勸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

五十七

議詔許使者赴京師勸等韓周與使者及東華門始去胡服朝廷發函讀其表曰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之舊國拓跋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姓名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沁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爲一音裁禮之九拜爲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旣行禮樂旣張器用旣備吐蕃達靺張掖交河莫不從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冊即皇帝位伏望 陛下許以西郊之地爲南面之君謹遣弩涉俄疾你斯悶卧普令濟嵬伽崖妳奉表詣闕以聞 甲寅知延州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郭勸落職知齊州鄜延鈐轄兼知鄜州四方館使惠州刺史李渭降授尚食使知汝州坐不察虜情也朝廷雖知元昊決反然猶善遇其使者將行不肯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日不決王德用陳

執中欲執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但却其獻物周復送至境上德用請自將以討元昊不許 初議誅元昊使者參知政事程琳以謂古者交兵使在其間宜善遣之以示大體其後使者益驕大臣以爲患或議因使者入傳舍壓壞垣令死其下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旣驕可梟其罪而誅之以明國法又何患耶 二月壬戌朔太常丞詹庠上所著君臣龜鑑六十卷降勅獎諭 癸亥命右諫議大夫任中師同定放天下欠負 庚午司天監主簿元軫言三式者陰陽家所重而學者絕稀請加其俸秩以招來之 上謂宰臣張士遜曰陰陽家使人拘忌又多詭怪迂誕之說豈若觀人事之實以應天道也且令司天監以軫所言詳定復奏 許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庚寅詳定閣門客省四方館儀制所上新編儀制十三卷 三月壬寅右正言直集賢院吳育言夫朝

廷總制天下必建基立本以銷患於未萌若政令修紀綱肅財用富恩信洽賞罰明士卒精將帥練則四夷望風自無異志有一未備則黠虜乘間而生心方今天下少安人情玩習而多務因循居常有議及政令紀綱邊防機要則謂之生事或有警急則必至忽遽而莫知所爲若稍且安靜又無人敢輒言且夏州又有人往來中國孰見朝廷有因循之勢遂敢內畜姦謀若以一時之事苟且支持或至爛額救焚揚湯止沸覆視前古厥鑒甚明伏望陛下從容延對左右大臣討論闕政博訪群議修節用愛民之經求訓兵練將之策則一方小警言不足慮也 上嘉納之 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戶數前漢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後漢千六百七萬七千九百六十魏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二晉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宋九十萬六千八百七十後魏三百三十七

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北齊三百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後周
三百五十萬隋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唐九百六萬
九千一百五十四 太祖朝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
太宗朝三百五十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七 真宗朝八百六
十六萬九千七百九十九寶元元年一千一十一萬四千二
百九十先是 上御通英閣讀 真宗皇帝所撰正說養民
篇見歷代戶口登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
林侍讀學士梅詢對曰 先帝所作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
節則戶口充羨賦歛無度則版圖衰減炳然在目作監後王
自五代之季生齒彫耗 太祖受命而 太宗 真宗繼聖
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
編修院檢閱以聞至是上之 丙午吳育又言聖人統御之
策夷夏不同雖有戎虜之君向化賓服終待以外臣之禮羈

縻勿絕而已或一有背叛亦來則備禦去則勿追蓋異俗殊
方視如犬馬不足責也今元昊若止是鈔掠邊隅當置而不
問若已見叛狀必須先行文告以詰其由不足同中國叛臣
即加攻討大凡兵家之勢征討者貴在神速守禦者利在持
重况夷狄之性惟事剽急因而偽遁多誤王師武夫氣銳輕
進貪功或陷誘詐之機今宜明烽候堅壁清野以挫剽急之
鋒而徐觀其勢此廟堂遠筭也初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
兵群臣爭言小醜可即誅滅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其尺
賦斗租不入縣官窮漠之外服叛不常宜外置之示以不足
責且彼已僭輿服夸示酋豪勢必不能自削宜援國初江南
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拊而收奏入宰相張士遜笑曰人言
吳正言心風果然於是育復上奏俱不報心風據龍川別志
然別志稱吳舍人

則誤矣育時以右正言諫院供職明年五月乃知制誥又明年六月乃為起居舍人

丁未徙知潤州

范仲淹知越州 戊申吳育又言近年以來多有造作讖忌之語疑似之文或不顯姓名暗貼文字恣行毀謗以害讎嫌或密聞朝廷自謂赤忠若真是公直無隱何不指事明言若憑虛造作必蘊邪謀更與隱秘姓名正使姦人得計臣恐自今忠良立身易為傾陷國家舉事便欲動搖惑君害時無大於此在古之法皆殺無赦雖陛下聰明必不熒惑亦不可使聖朝長此風俗詔開封府御史臺覺察以聞 庚戌都官員外郎王素為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之素旦子也 癸丑命天章閣侍講賈昌朝王宗道編排資善堂書籍其實教授內侍云 丙辰許泉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魏國永聖保壽夫人許氏卒輟視朝三日追號肅成賢穆夫人遣官護葬 上為制服發哀視奠其喪葬日又輟視朝已而外間傳言復有繼魏國名秩者六宅使象州刺史郭承祐承間以為言 上

五月九十二

五十八之一

四

謂左右曰宮中事官中主之至於嬪御自有品秩未嘗預事朕於禁中每務肅靜外間未知此爾然承祐所言亦當申戒之承祐娶華王元偁女性狡獪緣東宮恩又憑籍王邸親既廢復用時輒言事或指切人過失同列謂之武諫官 承祐論許國名

秩此據寶訓及政和會要也

丁巳鑄皇宋通寶錢國朝錢文皆曰元寶

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文當曰寶元元寶詔學士院議因請改曰豐濟元寶 上特命以 皇宋通寶為文 趙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鄜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諸將皆疑士彬副都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行間爾士彬與羗世仇若有私約通贈遺 豈使眾知耶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日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効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癸亥以保順軍節度使邈川大首領喃厮囉前妻安康郡君李氏為尼仍賜紫衣妻太原郡君喬

氏永嘉郡夫人子瞻羶為澄州團練使磨角羶為順州團練使各賜襲衣金帶器幣及茶仍每月別給綵絹各十五疋時喃厮羅父子猜阻異居不相統屬朝廷欲兼撫之故有是命然瞻羶與磨角羶雖各治一城別立文法終不能總攝諸蕃但自保爾 乙丑放宮人二百七人 上因諭宰臣張士遜等曰不獨矜其幽閉亦可省禁掖浮費也近復有人邀車駕獻雙生二女子朕却而不受士遜對曰前代帝王多為女色所惑今陛下不受其獻又減放宮嬪誠盛德之事也然天聖末士遜亦嘗納女口於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彈云 辛巳潁州言戶部侍郎蔡齊卒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齊方重有風采不妄言自初仕未嘗至權門丁謂秉政欲齊親己齊終不往然性謙退有善未嘗自伐篤於故舊少與徐人劉頴善頴罪廢齊上其書數十萬言得復官頴卒又以女妻其子庠寵籍

五日九十一

監八十一

九

楊偕劉隨段少連皆齊所薦後多為名臣 諫官吳育言資善堂教授內臣而以編修為名非盛朝所務也癸未詔罷之五月辛卯朔詔如聞諸州軍命官犯罪而長吏所不說者或傳之深文自今獄具更申轉運提點刑獄司差官審問以聞癸巳詔翰林學士至知雜御史節度使至諸司使各舉京朝官及殿直以上有方略材勇通知邊事者各二人 右司諫韓琦嘗言國家 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制大臣於外朝公議或有內中批旨皆是出于 宸衷只自 莊獻明肅太后垂簾之日遂有奔競之輩貨賂公行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下表或只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綱紀為害至深陛下聖德日新厲精為治惟此久弊訟而未除臣愚竊謂固非陛下聖意聽其妄請付

外之後自有攸司執奏而止其如中旨或至再三不能一一論正臣欲乞特降詔諭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於內中奏陳自餘戚里之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件並於閣門及合屬去處進狀更不許於內中批旨如輒敢因緣請託及自於內中陳乞特批指揮即望降出姓名并爲奏求人並送有司勘劾重行貶責犯者斷在必行如此則聖政無私朝規有叙矣 癸卯司封員外郎直集賢院兼天章閣侍講賈昌朝上書曰今西夏僭狂出師命將以遺朝廷之憂臣竊謂此固不足慮而國家用度素廣儲蓄不厚民力頗困是則可憂自天聖以來屢詔有司節省用度以至于今未聞有所施行古者四方無事則修政令務稼穡倉廩有積穀府庫有羨財節用愛人以戒不虞卒有水旱寇攘之至而無所憂自三代而下稱王業盛者惟漢耳文景以恭儉故風俗厚財

用足至于武帝務勤征伐始筭緡錢推酤以助軍旅之給而天下蕭然矣至昭帝議益錢罷推酤省徭役篤耕種凡侵蠹民利者一切寬貸時賜租賦使民得以足衣食內則省宰夫減樂工希文景之風以厚儲蓄數百年間四夷咸服百姓不厭漢德者無他道也節用愛人敦本抑末之所致也 宋受命八十載可謂治平矣然節愛之術有所未至邊陲雖寧而兵備不省徭役雖簡而農務不篤外厚幣聘而內豐廩假自餘虛用冗費難以悉數天下諸道若京之東西財可自足陝右河朔歲須供饋所仰者淮南江東數十郡耳故田稅不足重以摧禁凡山澤市井之利靡有厚薄悉入於公上而民不得售加以不耕不織游惰之俗蠶食爲害都人士女燕安太平忘衣食艱難之患習尚奢侈重傷民力農所以困國之儲蓄所以不厚者職此之由夫國財民力靡於無用之日故當

其有用不得不憂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
僅能足其三年賞給仍出自內府况他郡邑兵不啻此推是
可以知天下虛實矣臣又嘗掌京廩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
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朝廷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冗食
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太平已久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
於民儻有水旱頻仍之災軍戎調度之急計將安出哉願陛
下鑒已往之失察當今之務取景德已來迄于景祐九百用
度靡非有巨細校其所入出之數約以 祖宗舊制其不急皆
省罷之詔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張若谷右諫議大夫任師
中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與三司詳所奏定奪減省以聞
宣徽南院使定國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狀貌雄毅面
黑而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其居第在泰寧坊直宮城北隅
開封府推官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崗貌類 藝祖 帝匿

之州

世八十一

一

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德用得
士心不宜久典機密壬子罷為武寧節度使赴本鎮德用尋以

居第獻詔隸芳林園給其直

德用傳及紳傳並稱紳論德用
時任翰林學士誤也德用罷樞

密時紳但為館職開封推官耳傳又云即日獻其
第恐未必如是之亟也德用嘗有章自辨當檢附

鎮海節

度使夏守贊知樞密院事班陳執中上李若谷下守贊時為
真定府路都部署召用之既入見 帝問西事守贊言平時

小寨屯兵馬不及千餘第可禦草寇耳若賊兵盛至固守不
暇安能出鬪耶宜并小寨兵馬共扼衝要伺便邀擊可以成

功 帝深然之

守贊班次乃丙辰日詔今并書

韓琦言今欲減省浮費莫

如自宮掖始請令三司取入內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
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
切罷之詔禁中支費只令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
相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賜予即許會問入內內侍省等

處施行琦又言景德至景祐文書有司必不備具若俟取索齊始議裁減徒成淹久但考今日調度實浮費者即可蠲省如故將相戚里及權近之家多占六軍耗蠹縣官衣糧有妨征役在京者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德景祐文書較耶詔從之 癸丑罷群牧制置使尋復之

此據會要景祐二年十月十三日復

置 乙卯御藥院言今減定本院并內中看經道場大會錢絹計萬四千貫 六月壬戌詔曰比命近臣議省浮費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如前詔務從簡約若吏兵祿賜母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吏兵俸賜 帝曰祿廩皆有定制母遽更變以搖人心宜申諭之故降是詔 丙寅左侍禁魯經為閤門祗候經使喃厮囉還特擢之先是遣經持詔諭喃厮囉使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疋厮囉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嚮西涼西涼有備厮囉知不可攻捕殺遊邏數十人亟

元祐三十

止世公之一

八

還聲言圖再舉然卒不能也初議重賄喃厮囉使擊元昊因以地與之參知政事程琳曰使喃氏得地是復生一元昊不若用間使二羌勢不合即中國之利也

魯經不知以其年月日出使實錄不記當考并

要見魯經是向處人

庚午上封者言審官院闕有限而奏舉選人日

益多或至四考五考改京官者請自今須六考以上方許磨勘嘗犯私罪者加一考從之 辛未殿前都虞候蔡州防禦

使石元孫為廊延路副都部署 壬申左千牛衛將軍宗實

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始自宮中出還第時年八歲

英宗實錄正史並云

豫王生英宗乃還第按豫王以此年八月甲戌生英宗以六月壬申還第實錄正史蓋不審也

初用盛度

王隨議許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明年更損九萬其後歲益減耗於是諫官韓琦論其利害請詔近臣考新舊法擇其利可久者議定制乙亥命翰林學士宋郊知制誥王堯臣與三司共議郊等以天聖九年

寶元元年新法較之視乾興至天聖八年舊法歲課損二百三十六萬緡明年即詔京師南京及京東州軍淮南宿亳州皆禁如舊未幾復施京師推法又明年更議通淮南鹽給京東等八州軍而充鄆宿亳其後遂皆食淮南鹽 先是詔陝西安撫使龐籍諭旨知永興軍夏竦議西鄙事丙子竦言繼遷一族本党項遺種居呼韓舊地東薄銀夏西並靈鹽南趨鄜延北抵豐會迤邐平夏幅員千里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鳩集萬騎屢寇朔方歲發兵夫送糧瀚海邀險肆掠為害不一至道初特遣洛苑使白志榮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遇寇溥洛河兵夫潰走自相駘籍糧卒並沒志榮等僅以身免朝廷旰食關輔騷然 太宗皇帝召宰臣議而呂端始欲發卒由麟府丹環慶三路趨平夏襲其巢穴 太宗難之且曰三道深入用兵甲幾萬以何人為將帥表裏沙磧於何地會合

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邊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趨平夏竭內帑之財罄關中之力繼隆與丁罕兵合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還是時臣父皓隸廷召麾下並見輕舉之害然繼遷當兄繼捧入朝之後為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之跡窮蹙可知涼州潘羅支沙州曹延祿皆受朝廷節度使犄角追討靈州河外大掠河西北藏才等數十大蕃族皆有讎怨願助國討除尚猶積年不能撲滅 太宗又謂宰臣曰卿等莫有擘畫否時宰臣相顧錯愕莫能對 太宗亦不悅久之 真宗即位監追討之弊愍關輔之勞惟戒疆吏謹烽候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嘗出陝右地圖自指山川堡塞以示輔臣令移兵簡費又以涇原

最要害屯兵且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 上真宗
之遠圖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銀綏割棄以來假朝廷
威靈聚中原祿賜略有河外服屬小蕃德明元昊久相繼襲
貨易華戎捃剝財利拓地千餘里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
已相萬其於朝廷待以大羊置而不問芻豢過飽猖獗遽彰
議者莫不欲大行誅討然而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欲先勝而後戰即舉無遺策以繼遷
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 先朝累勝之軍較當今
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興國習戰之師方沿邊未試之將
工拙可知也繼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
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齎糧糗不能支久須載芻粟難
於接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
後晝設竒伏夜燒營柵師老糧匱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
五九
五九
渡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縋賊列寨河上以逸待
勞我師半渡左右夾擊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
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為無策若繕治城壘修
利器械約束將佐控阨險阻但趣過於歲月不預計於勝負
是今之常制也則慮體分勢異衆力不齊曠日持久軍食難
繼事不先定必有後憂若詰以威令格以干羽勝決帷幄師
行枕席必有成筭繫于前籌此非巨之所及也謹上十策一
教習強弩以為竒兵二羈縻屬羗以為藩籬三詔唃廝囉父
子并力破賊四度險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
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號神虎保捷州各
一二千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並
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
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斛以贍

邊計十損並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采用之 壬午詔削趙元昊官爵除屬籍揭榜于邊募人擒元昊若斬首獻即以為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負能帥族歸順者等第推恩初保忠但賜國姓而詔言除屬籍誤也呂氏家塾記云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以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萬許公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御我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詔誓則有之矣非所以御我秋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詞矣寶元元年十二月元昊反書聞即絕也邊互市今詔但削奪官爵設賞格耳本傳并言絕互市蓋 徙監秦州酒稅務秘書丞余靖知英州崇信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尹洙爲太子中允知長水縣乾德縣令歐陽脩爲鎮南掌書記權武成軍判官 丙戌詔河東安撫司移文諭契丹以元昊反已奪官除籍及邊益兵之意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一之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二

仁宗皇帝紀十七之二

寶元二年秋七月丁巳知大宗正事允讓言先朝故事宗室子孫七歲始賜名授官今在襁褓者已有恩澤請自今遇乾元節南郊聽官其子餘須俟五歲方得授官從之知諫院韓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上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對曰唐五日一開延英蓋資間燕以輔養聖神上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侔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上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上訖不從據實訖不從八月癸亥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梅詢知許州詢以足疾請外補也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知政事領此職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詢辨急好進取而侈於奉養至老不衰然數為

五十七

朝廷言兵初貶濠州夢人告曰呂丞相至矣既而呂夷簡通判事事故詢待遇特厚其後援詢於廢斥中以至貴顯夷簡力也丙寅詔轉運使副提點刑獄至所部百日知州通判一月而部吏犯贓者始坐失按之罪先是監司守倅視事未浹日而部吏犯贓者並連坐故更著此條己巳降武寧節度使王德用為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特置判官一員初德用既以孔道輔言罷知樞密院而河東都轉運使王公又言德用嘗令府州折繼宣市馬至是德用以馬與券來上乃市於商人然猶用言者而再貶之家人皆惶恐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但不接賓客而已庚午上謂宰臣張士遜曰帝王之明在擇人辨邪正則天下無不治矣士遜對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若選用得材又邪正分別堯舜不易此道也甲戌美人苗氏生皇子丙子德音降三京囚罪

一等徒以下釋之賜諸軍緡物 丁丑給皇子俸錢月二十萬春服綾絹各十疋紫羅一疋冬服綾十疋綿五十兩 兩川自夏至秋不雨民大飢庚辰命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西染院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王從益副之戶部副使吏部員外郎蔣堂為梓夔路體量安撫使左藏庫副使兼閣門通事舍人夏元正副之 初帝用禮

官議祀高

禱于郊又以宋火德制赤帝象于宮中以祈皇子已而苗美人有娠見日在帳中赤蛇出于殿墀又神光

照庭及皇子生資質端碩 帝聞若神人告曰最興來因以為小字辛巳命參知政事王黼以太牢報祠高禱 九月甲午以美人苗氏為昭容俞氏為婕妤 御史中丞孔道輔性鯁特立遇事彈劾無所阿避出入風采肅然及再執憲權貴益憚之初道輔迎其父里中僦郭贄舊宅居之有言於帝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即詔道輔他徙殿

五八五

卷八十一之二

三

中丞集賢校理張宗古上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堦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請勿令道輔避 帝曰若此豈重宗廟乎丙申詔宗古免劾出通判萊州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未幾果出宗宗古彛弟也 己亥皇長女封福康公主次女封崇慶公主福康母曰苗昭容崇慶母曰俞婕妤初議封爵下崇文院檢討典故而王宗道王洙等言唐制封公主有以國名有以郡名有以美名者文皇女幼在宮中已有晉陽之號若明皇女封永穆常芬唐昌太華皆以美名乃詔用明皇故事 乙卯 上諭輔臣曰今言事者或譖毀大臣揚君過以釣虛名不能補益時政恐寔成俗朕甚惡之張士遜對曰陛下洞察邪正則儉訐之人宜自誠懼也 庚戌 上諭輔臣曰京城北有古井民間相傳汲水可以愈疾投紙可以驗神朕惡其惑眾已令塞之張士遜對曰妖妄之事誠不可

滋長也 甲寅祕書監分司南京管勾兗州仙源縣文宣王廟事孔勗為工部侍郎致仕仍以其從孫國子監主簿龔封文宣公知仙源縣宗原兼管勾廟事 是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上疏曰竊聞去年十二月趙元昊反陛下召輔相於宴會不容頃之間輔相馳車馬於康衢殊乖坐鎮之重變起倉卒事無準繩衆皆謂之忽然臣則知其有素昔者元昊常勸德明勿事中朝且謂所得俸賜只以自歸部落實繁窮困頗甚苟茲失衆何以守邦不若習練干戈杜絕朝貢小則恣行討掠大則侵奪封疆上下俱豐於我何恤時德明以力未甚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可其說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一也自與通好畧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織縱其來往蓋示懷柔然而迹稔則容姦事久則生變故我道路之出入山川之險夷邦政之臧否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而

熟察又比來放出宮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市之納諸左右不惟朝廷之事為其備詳至於宮禁之私亦所窺測濟以凶狡之性貪欲之謀豈顧守宗盟坐受羈制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潮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須不給窮討則遁匿退保則龍襲追以逗撓為困人之謀以遲久為匱財之計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復知先朝加兵於我而終棄靈夏况我疆盛百倍往時今若稱兵必能得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或故作滯留而不迎或佯為忿遽而見迫或欲負宸而對或欲專席而居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送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蓋久已稱尊成其驕態忽下編於臣列深耻見於國人日講異圖自求足志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我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

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我舉子不第貧賤無歸如此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推城不疑倚為謀主彼數子者既不得於我遂奔異域觀其決策皆叛發憤包藏肯教元昊為順乎其効鄭美必矣此元昊反狀有素者五也西北相結亂華為虐自古聞之于今見矣頃者元昊援契丹為親私自相通共謀寇難緩則指為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掎角為竒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蓋先已結大虜之疆方敢立中原之敵此元昊反狀有素者六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為備養成深患遂至大騷此乃兩府大臣之罪也臣今畧舉八條止為戎事未論其他伏惟聖明詳擇一事伏聞元昊遣使全擬虜廷部伍甚雄辭禮俱亢觀其勇悍難制疆辯自高若非使者請行即是元昊選任取其筭計畫推為腹心必謂不敢加

誅得以恣行僭彊以能揣敵情有智以不辱君命為得賢我若察其所叛之謀知其所來之意是存之則元昊遂其志誅之則元昊喪其魄所宜始至之日盡斬都市事出不意乖其本謀即時宣聞遂行削奪或將命致討或發兵備邊上則可以示大邦不測之威下則可以杜小人好亂之漸豈不臧哉豈不快哉戎人必憚而失圖戰士必為之增氣而反遠從境上召至都下恣其貨易待以雍容重幣遣還優辭慰恤者豈非冀其回心易慮而伏羲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幾四十年載尚無懷感之意終致反常之禍豈茲姑息遂可悛移且以放還謂之懷柔耶則元昊悖逆之性何懷柔之肯馴謂之矜恕耶則元昊僭竊之罪何矜恕之可忍謂之他計率無可觀只是執事者巽懦自居優游不斷殺之恐其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放還假示寬貸向若未能加戮只宜境上支回使

其不測淺深猶可謂之下策召而復遣理有可從乃是大國之謀悉為小戎所料遂其所以能揣敵情之智成其所以不辱君命之賢况當時調發正當輦運相屬道路雜沓民口沸騰使之往來盡得聞見謀事若此取侮之道也二事伏自元昊稱亂西鄙震懼或帥臣乞師或朝議遣戍沿邊要害宿兵猥繁雖舊日不佞然亦不過三二十萬京師屯衛則差減天下禁旅則尚多起為應兵未當乏使切見自去年十二月至今今年四月未及半年之內相繼三度揀軍皆遣使臣傳布宣命每至郡邑無不張皇仍帶殿侍數百番次押人赴闕村民恐懼謂黠鄉軍致有奔竄山林鑕斲支體不顧傷毀苟避刺黥久乃知其非然其如終是已惑三揀兵士厥數臣則不知然觀此施為所獲必鮮若其事頻驚眾則莫甚於茲臣又伏思內則省庭外則轉運司以至州縣勤勞供職嚴峻用刑所

急之須惟財賦是務盡農畝之稅竭山澤之利舟車屋宇虫魚草木凡百所有無一不征共知困窮都為賦斂自來天下財貨所入十中八九贍軍軍可謂多矣財可謂耗矣今始用武遽稱乏人即不知向時所贍之軍何在所耗之財何益殊未戰鬪已大驚擾萬一或致敗衄頻有殺傷須行補添別設應援至時又不知調發者何所揀選者幾番比之今來必大興作凡係兵籍既已不充所謂鄉軍豈免彊配此時百姓所懼將來必見不虛若果行之為患非細三事伏見今年四月降中書劄子稱臣僚上封財賦所出各有攸司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者也又曰仍取羨登用備供入乞誠諭諸路轉運司如用度闕須管自擘劃支贍若的是圓容不出即許於鄰道錢穀有剩處支那不得更似日前乞自京般請錢銀之類徧行下者

何子未見當考

伏以國初疆境甚隘財賦至微而征

伐不停用度亦足洎 太祖 太宗盡取川蜀河東江南兩
浙荆南湖南廣南閩粵之地何啻萬里不許逐方私積寶貨
當時盡歸京師且以後來賦輿無不經度逐州只留實約軍
費其餘每歲盡數上供民力所輸秋毫無隱不間遠邇不問
炎涼輦運縱橫水陸奔湊官用督責無時暫休凡天下如此
者已七十年矣豈非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者乎而又干
戈不作華夏底寧惟是常須絕無他費臣謂都下財貨固當
在處如阜有入無出莫知紀極今諸路運司以逐州實約之
費無多羨餘其間年歲有凶殺則必蠲除朝廷有要素則必
應副多方搜括裁可張羅若又分外督之不知出於何所朝
廷既行誠諭運司不敢冒違無計以供惟民是取民若可出豈
復行仁民又不禁必生怨怒虧損和氣馴致深憂况是元昊
擾邊陝西被苦士馬日濟芻粟頓加繕治甲兵修築城壘百

役興作萬倍艱難復值旱災無收農賦中糴之入既不厚糶
爵所得又不豐數十萬兵何所仰給坐觀困弊不行救恤而
執事者尚曰財賦者由外以充內自下而奉上爾之不足不
繫於我爾自營求是何乖方之深也竊聞 太宗皇帝初實
內帑嘗謂侍臣曰河東敵境甚邇吾必取之至時不免擾民
今內帑所積以備調發蓋重擾民也其後皆如詔卒不撓下
今元昊背畔關中用兵要在安民圖共禦寇而反斬中府無
用之物擾西方已困之民惜財費人大非 太宗皇帝之用
心也四事竊見去歲降詔令內劄省官及諸司使副在邊者
并軍職刺史等近百人各同罪保舉殿直京官已上委無賊
私即充邊任者臣聞有德者然後知人之德有才者然後識
人之才無德者見有德必憎非才者見有才必忌惟憎與忌
者固非存公萬一才德雖踈憎忌不作其如所見相戾所爲

相乖使之擇人何由得士臣又聞官大者德未必大位高者才未必高若限以官選求必恐其才德遺逸小而下者安可厚誣京朝官殿直之流固有可採借奉職選人之輩豈盡無能假有兩省識一選人果有奇才又有諸司使副識一借職果有異術皆可薦舉實于邊陲而限以詔條須且棄置死轉尋訪別得所聞又諳與旋擇固殊自覩與耳聞又邈限官而選得士為難臣伏望兩省官諸司使副或軍職刺史在邊者不可一例受詔宜令兩府精擇有才識公望卓然為人所稱者方今舉官仍宜不限品秩自借奉職選人以上皆得充舉所保之事須保堪任邊上重難任使如上之所陳或本人邊事不集並當同罪則人人自畏豈敢容易而舉哉十得十百得百不虛受不濫賞斷可知矣五事竊聞鄜延路嘗與蕃兵接戰有一寨主為蕃兵所得及虜去軍民甚眾西頭供奉官

閤門祇候馬遵引兵追戰即時奪面延帥范雍及副部署劉平奏乞酬獎朝命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夫馬尊者出死力突堅圍引既劔之兵入不存之地奪已擒之將士拔已陷之師徒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節矣伏况范雍劉平者國家方大倚注保奏理合超遷只進一官殊乖輿論當茲始初用武尤在賞勸激人苟未得宜必難勸眾臣竊聞河北一都巡檢王守琪捉殺得濁流寨潰散兵士二三十人自禮賓副使轉供備庫使差知隴州又見京東都巡檢李知和捉得劫賊七人自內殿崇班轉供備庫副使此二賊徒者只是草竊之輩固非勦敵之人殺之不足震天威縱之不能成大患而王守琪則驟遷十餘級李知和亦超轉兩資官至於馬尊者出境討賊不顧存亡援溺救焚皆得全活上可以壯朝廷之武下可以抑僭國之彊比王李之功效則度越有餘比王李之遷

酬則數倍不足邊臣見之失色元昊聞之長歎用人若斯致
寇之道也六事近於七月中伏聞中書樞密院同進購募元
昊科格遂告示天下者夫購者起於亂秦用於末世三代已
往不聞有此豈我太平之世天下一統偶有小醜輒茲背畔
稽之典策自存討禦而執事者不為良畫遽勸陛下行亂秦
末世之事乎既非至公之謀又非常行之法然有不得已者
亦或為之何則苦於用兵為助兵之術則購之漢高祖購項
羽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出則購之王
莽購劉縯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未能應則
購之梁太祖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從雖有甲兵
之強無以加討則購之楚平王購伍員之類是也四購雖設
無一獲者是購為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七事伏聞秋初夏守
贇為樞密使夫樞密之任秉國大權起於有唐始用宦者降

及後世更以武臣國家恩禮益隆委任尤重本天下之兵柄
代天子之武威勢均中書號稱兩府苟為輕授不若闕官夏
守贇卓事 先朝嘗參儲吏既緣攀附漸致顯榮但事貴驕
罔思畏謹每更劇任頗乏清名才術無聞公忠弗有一旦擢
居衆賢之上俾贇萬務之機朝命則行人心不允伏况元昊
作梗西陲用兵上資睿聖之謀下取樞臣之畫庶臻泰定以
安黔黎所宜遴選才能削平禍亂而罔詢厥德遽用斯人不
問賢愚皆所輕笑亟宜罷免以重觀瞻臣又慮議者以其嘗
為攀附而謂之親信可使其久歷寄任而謂之耆舊可尊
以其官是節制而謂能知兵以其貌甚魁梧而謂能鎮俗是
皆不然惟盡公者可以親信不主乎攀附之遇惟宿德者可
謂耆舊不主乎寄任之多有才武而好學則能知兵不在乎
官有器業而不佻則能鎮俗不在乎貌伏惟陛下察守贇之

所立驗守贖之所爲可謂盡公宿德者乎可謂有才武而好
學有器業而不能者乎八事伏聞西鄙用兵已來不住差移
武臣往彼每有過闕下而求見者多不許見臣竊詳所謂未
見其宜謂之天子至尊不可令小臣浼瀆則非所以詢芻蕘
而廣接納也謂之循守舊例未嘗許小臣求見則方今用兵
要在開通擁塞與舊不侔非可以循舊例阻絕人臣之時也
謂之武臣多鄙不可令容易而對則既已委任用爲好人非
所宜鄙之也謂之朝廷差除自有命令本職所管自有局分
不必令對則用兵之際事與舊殊本職或有更張局分亦有
規制何由聞達非所以博究利病而剪除凶孽之意也以此
四事求之臣故曰竊詳所謂未見其宜今邊寇方興陝西大
擾朝廷多發兵伍選任武臣雖則直禦寇戎蓋亦旁備他盜
凡有武臣求對必於邊事有聞陛下聽朝之餘何惜一見召

於咫尺待以從容霽其威顏加之善誘使無懼懼盡意敷陳
然後觀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趣嚮之邪正可者則將獎激而遣
之不可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謂官家知我姓名身心有所
分付不患邊奏不省不憂權臣害能各盡所懷無不感悅勇
銳而去聲竭爲期刻志夷凶立功報主局分豈有不集邊事
豈有不寧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蓋用此矣又何
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陛下勤勞之意豈不至哉接納之禮
豈不優哉聞見之事豈不博哉議者又謂臣曰此非主上怠
於勤勞而踈於接納蓋執政者自知致寇常慮獲辜不欲許
人非次上殿或論奏四方之事或指陳兩府之非開悟聖人
聰明則非己之利也故但奏云某人已有差使某人已與遷
陟所求入見不宜允從只是徼望恩榮別希錫賜以此罔上
上以爲然意要阻絕天下是非蔽塞天子耳目自以爲安身

之計也臣謂果有是事則非臣所知惟在陛下察其忠邪而進退之則蒼生之福也宗社無疆之慶也 冬十月甲子罷

諸司三品官卒輟視朝初光祿卿鄭立卒禮官舉故事請輟朝而議者以謂今諸司三品非要官恩禮不稱輟朝故罷之宋敏

求春明錄云國初以來唯正官三品方得謚兼官贈三品不得之真宗命陳彭年詳定遂詔文武官至尚書節度使卒許輟朝贈官至三品許請謚而史失其傳當考 宗正寺修玉牒官李淑上所修皇

帝玉牒二卷皇子籍一卷 丙寅 上御延英閣觀講左氏春秋及讀正說終 上曰春秋所述前世治亂之事敢不監

戒正說 先帝訓言敢不遵奉丁度等拜伏而言曰陛下德音若此誠天下之福也 上復問度洪範酒誥二篇大義度

悉以對因詔度講周易李淑讀 三朝寶訓丁度李仲容讀所編經史規鑒事迹 己巳壽州長史林獻可言國家休咎

之事 上謂輔臣曰朝廷得失在任人得人則政治失人則政隳若堯舜之世雖有災異不為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不

為福今之言者多挾此以求進用不可不察 癸酉降益州路轉運使明鎬知同州坐知陵州楚應機受賂鎬失按舉也

應機將敗或告鎬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耶

盡平之二

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之二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之三

仁宗皇帝紀十七之三

寶元二年十一月戊子朔出內庫真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 上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斂也 刑部郎中直集賢院王皞上唐餘錄六十卷降勅獎諭 壬辰詔禮部貢院自今省試舉人設簾都堂中間而施惟幕兩邊令內外不相窺見點檢試卷官及吏人非給使毋得輒至堂上其詩賦論題並以注疏所解揭示之不許上請或題義有疑當請者仍不得俯近簾前御試考校並分上中下三等初考用墨其點抹於卷後通計之若塗注脫誤四十字以上頗為不謹亦依禮部格少字數退黜之 癸巳以皇子生燕宗室於太清樓讀三朝寶訓賜御詩又出寶元天人祥異書示輔臣蓋 上

所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七百五十六離三十門為十卷 丁酉降寧武節度使知樞密院事盛度為尚書右丞知揚州尚書左丞參知政事程琳為光祿卿知潁州御史中丞孔道輔為給事中知鄆州 先是權知開封府鄭戩按使院行首馮士元姦賊及私藏禁書事而士元嘗為度強取其鄰所賃官舍故樞密副使張遜第在武成坊其曾孫偕才七歲宗室女所生也貧不自給乳媪擅出券鬻之琳陰使士元諭以偕幼宜得御寶許鬻乃售其乳媪以宗室女故入宮見 章惠太后既得御寶琳即市取之 士元既杖背配沙門島 上特御延和殿召宰臣等議決之初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并逐二人察 帝有不悅琳意即謂道輔 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見 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 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故特貶焉 戩強

敏善聽決喜出不意獨假貸細民即豪宗大姓繩治愈急府
白直陶信杖箠能輕重為民間所憚戩繁其罪竄流之治士
元獄朝議畏其皦核 己亥 上謂輔臣曰所決馮士元獄
如聞頗愜中外之論張士遜對曰臺獄阿徇非特出宸斷無
以肅清朋黨 上曰君子小人各有黨乎士遜曰君子之
黨為公小人之黨乃同惡相濟耳 上曰若周之十亂可謂
同心同德大抵法令必行邪正有別則朝綱舉矣 詔盛度
等如有章表所在無得受 辛丑許建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寅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王黼為工部侍郎知樞密院
翰林學士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宋庠為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癸卯詔曰左右輔臣人所視効中執法朕之耳目而度乘高
勢以侵占民居琳嘗尹京邑以巧譎市第道輔又陰為之地
奏請寬貫咸已正治厥罪其申告中外使知狀焉 刑部員

外郎直史館同修起居注宋祁次當知制誥以兄庠在中書
乃授天章閣待制同判禮院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祁上疏
論三冗三費曰兵以食為本食以貨為資誠聖人所以一天
下之具也以天下取之以天下用之量入為出故天子不得
私焉今左藏無積年之鏹太倉無三歲之粟南方冶銅匱而
不發承平如此已自彫困何哉良由取之既殫用之無度今
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禩更欲興
數十萬眾以事夷狄可謂無謀矣陛下誠能超然遠覽燭見
根本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尚可曠焉高枕無匱乏
之患何謂三冗天下有定官無限員一冗也天下廂軍不任
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數三冗也三冗不
去不可以為國請斷自今日僧道已受戒具者姑如舊其方
著藉為徒弟子者悉還為民勿復歲度而州縣寺觀留若干

僧道定若干後毋得過此數此業一舉得耕夫織婦五十萬人一冗去矣天下廂軍不擇孱弱而悉刺之纔圖供役本不知兵亦日費廩糧歲費庫帛數百之家不能自庇於是相挺逃匿化而為盜賊者不可勝計朝廷每有夫役更藉農民以任其勞假如廂軍可令驅以就役又且別給口券復覲賜錢廣募之無益請罷天下招廂軍其已在籍者許備役終身如此則中下之家悉入農業又得力耕者數十萬則二冗去矣國家郡縣素有定官譬以十人為額常以十二加之即遷代罪謫足以無乏今則不然一官未缺十人競逐紆朱滿路襲紫成林州縣之地不廣於前而官五倍於舊吏何得不苟進官何得不濫除請詔三班審官院內諸司流內銓明限負以為定法其門廕流外貢舉之色實置選限稍務擇人候有關官計負增吏則三冗去矣何謂三費一曰道場齋醮無

日不有或七日或一月或四十九日各挾主名未始暫停至於蠟蔬膏麪酒稻錢帛百司供億不可貲計而主者利於欺攘故奉行崇尚峻于典法皆以祝帝壽奉先烈祈民福為名欲令臣下不得開說臣愚以為陛下上事天地 宗廟次事社稷百神醴酪粢盛犧牲玉幣使有司端委而奉之歲時而薦之足以竦明德於天極介多福於黔庶何必道場齋醮希屑屑之報哉是國家抱虛以考祥小人誣神而獲利耳宜取其一二不可罷者使畧依本教以奉薰修則一費節矣二曰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或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他處帳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坐蠹齊民而又別飭神祠爭修塔廟皆云不費官帑自募民財此誠不逞罔上之尤者夫民藏於國國藏於民財不天來而由地出也役不使鬼而待人作也捨國取民其傷一焉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

矣三曰使相節度不隸藩要貪取公用以濟私家跡夫節相之建或當邊鎮或臨師屯也公用之設所以勞衆而饗賓也今則不然大臣罷黜率叨恩除取生人之資力爲無功之奉養坐糜邦用莫此爲甚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留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又聞之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方衣服醪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綵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然後天下嚮應民業日豐人心不搖師役可舉雖使風行電照飲馬西河蠹爾戎酋可玩之股掌中矣寧與今日誅求財用課鹽推茗爲戚戚之計者同日語哉 是月西賊寇保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勲等擊走之賊又三萬騎圍承平寨鄜延副部署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已而賊復成陣有出陣前據鞍慢罵者懷德引弓一發

而踣賊乃解去懷德均子也 十二月乙丑賞保安軍守禦之功鄜延鈐轄六宅使榮州防禦使盧守勲爲左騏驎使都巡檢司指使散直狄青爲右班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資授官西河人也 帝嘗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閣儀戊辰庠上奏曰夫入閣乃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唐有大內又有大明宮在大內之東北世謂之東內自高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凡天子坐朝必須立仗於正衙殿或乘輿止御紫宸即喚仗自宣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也以本朝宮殿視之宣德門唐丹鳳門也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今或欲求入閣本意

施於儀典即須先立仗於文德之庭如天子止御紫宸殿即
喚仗自東西閣門入如此則差與舊儀合但今之諸殿比於
唐制南北不相對值為殊耳故後來議論因此未明又案唐
自中葉以還雙日及非時大臣奏事別開延英殿若今假日
御崇政廷和是也乃知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而叔世
離亂五朝草創大昕之制更從易簡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
後或有行者常人之所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今相
傳入閣圖者是官司記常朝之制如閣門有儀制敕雜坐圖
之類何足為希闊之事哉况唐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
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閣
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 太宗朝儒臣張洎
亦有論奏頗為精洽或朝廷他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
使豫加商榷以正舊儀然議者以謂今之殿閣與舊制不同

難復行之 己巳降侍御史王素為都官員外郎知鄂州初
中丞孔道輔與素連姻及舉素為臺官而未嘗以聞道輔既
坐鞫獄阿徇貶故并素出之 壬申詔中書自今御史闕官
宜如 先朝舊制具兩省班簿來上朕自擇官令舉人初中
丞與知雜御史例得舉臺官及孔道輔舉王素 上以為比
周故降是詔 癸酉以益梓利夔路飢罷皇子降生進奉從
韓琦之請也異時有司督責賦役煩急収市上供物不以其
直琦悉為輕減蠲除之遂貪殘不職吏罷冗役六百六十餘
人活飢民一百九十餘萬明道中簡州勸誘納粟復糴之為
錢十六餘萬悉歸常平琦曰是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
盡給四等以下戶 孔道輔既貶鄆州始知為張士遜所賣
頗憤惋行至韋城發病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乙亥祕
書丞田京通判鎮戎軍著作佐郎令狐挺通判延州祕書丞

夏侯觀為內園副使邠州都監著作佐郎劉質為內殿承制
寧州都監並以近臣薦召試方略而特命之京鹿邑人挺山
陽人也 庚辰詔文武臣僚所舉使臣之有方略者並與召
試其在邊及西川廣南者須代還 閏十二月庚寅禮部貢
院言鑠廳舉人見任者自來上於鄰近州軍取解不曾立定
解額昨者逐州並於舉人額外解發朝廷例皆收試遂降勅
旨不得於額外解發本院看詳逐州試官多以親戚舉人送
隣州取解妨占本土孤寒舉人解額遂送轉運司別差官考
試每十人解三人為額今來却將鑠廳人於本州額內解發
妨占本土孤寒深未便允乞送鑠廳人於轉運司考試別立
一項解發詔兩制詳定翰林學士丁度言鑠廳人今後在京
於別試所在外於轉運司差官與親戚舉人同試十人解三
人不及十人與二人五人已下與一人餘並依親戚發解例

多子

監卷之三

六

施行從之 己酉開封府推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知
諫院 是月元昊復遣賀九言齎嫚書納旌節及以所授勅
告并所得敕榜置神明匣留歸娘族而去其書略曰持命之
使未還南界之兵躁動於邠延麟府環慶涇原路九處入界
又曰南兵敗走收奪旗鼓符印槍刀矛戟甚多兼殺下蕃人
及軍將士不少又曰既先違誓約又別降制命誘導邊情潛
謀害主諒非聖意皆公卿異議心脅妄圖有失宏規全忘大
體又曰蕃漢各異國土迥殊幸非僭逆嫉妬何深况元昊為
衆所推蓋循拓拔之遠裔為帝圖皇有何不可又曰鬼迦回
將到詔書乃與界首張懸敕旨不同又曰元昊與契丹聯親
通使積有歲年 炎宋亦與契丹玉帛交馳儻契丹聞中朝
違信示賞惑亂蕃族諒為不可又曰伏冀再覽菲言深詳微
懇回賜通和之禮荐行結好之恩

據夏臺事亦有元昊嫚書稱天授禮法延祚二十年十

二月蓋此年冬未也嫚書言邊兵九處入界實錄都不詳當考

是歲天下上戶部主戶六

百四十七萬九百九十五口千四百三十九萬九千九百五
客戶三百七十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口六百一十九萬五千
四百二 直史館蘇紳陳便宜八事一曰重爵賞先王爵以
詔德祿以賞功名以定流品位以居才實未有無德而據高
爵無功而食厚祿非其人而受美名無其才而在顯位者不
妄賞人非愛財也蓋賞非其人則徼幸者衆也非特如此則
又敗國傷政納侮貽患上乖天氣下矣人心災異既興妖孽
乃見故漢世五侯同日封而天氣赤黃及丁傳封而其變亦
然揚宣以為爵土過制傷亂土氣之祥也二曰遴選擇今內
外之臣序年遷改已為官濫而復有論述微効援比希進者
朝臣則陞監司使臣則有授橫行不問人材物望可與不可
竝甄錄之不三數年坐致清顯如此不止則異日必以將相

監八十三之三

七

為賞矣三曰明薦舉今有位多援親舊或迫於權貴甚非薦
賢助國為官擇人之義若要官闕人宜如 祖宗故事取班
簿親擇五品以上清望官各令舉二人述才能德業陛下
與執政大臣參驗而擢之試而有効則先賞舉者否則黜責
之如此則人人得以自勸又選人條約太嚴舊制三人保者
得遷京官今則五人舊轉運使提點刑獄率當二人今止當
一人舊大兩省官歲舉五人今才舉一人舊不以在任及所
統屬皆得薦舉今則須在任及統屬方許論薦驅馳下僚未
免有賢愚同滯之歎也四曰異服章朝班中有執技之人與
丞郎清望同佩金魚內侍班行與學士同服金帶豈朝廷待
賢才知禮遇之意宜加裁定使采章有別則人品定而朝議
正矣五曰適才官古者自黃散而下及隋之六品唐之五品
皆吏部得專去留今審官院流內銓則古之吏部三班院則

古之兵部不問官職之閑劇才能之長短惟以資歷深淺為先後有司但主簿籍而已欲賢不肖有別不可得也 太宗皇帝始用趙普議置考課院以分中書之權今審官是也其職任豈輕也哉宜擇主判官付以事權責成選事若以為格例之設已久不可遽更或有異才高行許別論奏如寇準判銓薦選人錢若水等二人並遷朝官為直館其非才亦許奏殿如唐盧從原為吏部非其才實者並令罷選十不取一是也六曰擇將帥漢制邊防有警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唐室文臣自負外郎郎中以上出為刺史團練防禦觀察節度等使皆是養將帥之道豈嘗限以文武比年設武舉所得人不過授以三班官使之監臨欲圖其建功立事何可得也臣僚舉換右職者必人才弓馬兼書筆策略亦責之太備宜使有材武者居統領之任有謀畫者任邊防之寄士若素養不慮不

為用七曰辨忠邪夫忠賢之嫉姦邪謂之去惡惡不去則害政而傷國姦邪之陷忠良謂之蔽明明不蔽則無以稔其隱而肆其毒矣忠邪之端惟人主深辨之自古稱帝之聖者莫如唐堯然而四凶在朝圮毀善類好賢之甚者莫如漢文然而絳灌在列不容賢臣願監此而不使譽毀之說得行愛憎之徒逞志則忠賢進而邪慝消矣八曰修備預國家承平天下無事將八十載民食宜足而不足國用宜豐而未豐豈可怪也往者明道之初蟲螟水旱幾徧天下始之以饑饉繼之以疾疫民之轉流死亡不可勝數幸而比年稍稔流云稍復而在位未嘗留意於備預夫備預之道莫若安民而厚利富國而足食欲民之安則為之擇守宰明教化欲民利則為之去兼并禁游末卹其疾苦寬其徭役則民安而利矣欲國之富則必崇節儉敦質素蠲浮費欲食之足則省官吏之冗去兵

釋之蠹絕奢靡之弊塞雕偽之原則國富食足矣民足於下
國富於上雖有災沴不足憂也書奏 帝嘉納之尋除史館
修撰除修撰在閏十二月己酉今附此 紳又請詔西邊將帥為入討之計
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防守之

備不止於十年矣又曰今邊兵止備陝西恐賊出不意窺河
東即麟府不可不慮宜稍移兵備之邠延與原州鎮戎軍皆
當賊衝而兵屯眾寡不均或寇原州鎮戎軍則邠延不能應
援陝西屯卒太多永興為關隴根本而戍者不及三千宜留
西戍之兵壯關中形勢緩急便於調發郡縣備盜不謹請增
尉負益弓手籍其論利害甚多 知延州范雍言自吳賊不
臣邠延環慶涇原三路並近賊界河南麟府亦接連延州最
當要害其地闊遠而賊所入路頗多又寨柵踈遠土兵至少
無宿將精卒熟諳山川形勢昨僭稱使人直來本州當時以

邊備未修不欲約回及朝廷却其蕃部駝馬益慢侮不肯收
接復要開置推場既不得如請積懷姦謀遂招降熟戶要壞
沿邊籬落近於十一月中盡點其眾作五頭項每頭項八溜
共四十溜欲盡收熟戶於所住坐處下寨上假天威偶然殺
戮得退今沿邊七百里兵相繼不絕虜劉懷忠族寇保安軍
雖盡遣兵官分路以出但慮賊眾倍多未能禦敵然自有邊
事以來當州常是控制不暇其環慶路邊寨其密遠者不過
四五十里近者三十里列據要害土兵得力賊又不習知彼
處山川道路兼有宿將劉平趙振在彼其涇原路即鎮戎軍
渭州城壁堅固屯兵亦眾復有弓箭手蕃落騎精強况高繼
嵩累經任使其餘偏裨並是諸處選換之人兼有西蕃曠擅
牽制賊眾不敢輒近河東遠在一隅地阻兵強並無事宜惟
知此路官軍不多土兵又少間出衝突今東路自承平至安

遠約二百里自長寧至黃河一百里中間空缺並無城寨舊分三道兵馬控扼每處約三千人正軍每軍須得閤門祗候諸司使副一兩人指使班行四五人前後排布緣臨陣鬪敵事不可測緩急更須籍人今旋抽差同州都監朱吉環州都監孟方各領一將兵馬其孟方近因抗對副總管許懷德摺拾申奏雖已告朝廷權留尚慮其人懷不安之心且懷德新落軍權未嘗歷軍陣東路巡檢高繼昇又在道物故西路保安軍德靖寨控數路之要而鈐轄盧守勤亦在病若遂差都監黃德和往彼恐不為將士所服見全闕兵官先曾奏請如賊入一路即令諸路舉兵以牽制之朝廷已降處分及賊奔衝之時移牒諸路惟環慶洎河東路出兵深入因得破賊後橋今聞上言者以為引惹生事乞不酬賞是欲坐觀此路被害更無首尾相救之勢萬一敗事臣雖盡死節已誤國家之寄

盡八十三之三

望察不當職臣寮上言之弊更嚴下約束如諸路因牽制而獲功者即明行軍賞儻一路獲全則諸路皆得無虞仍乞早選差兵官共力禦賊 知制誥葉清臣上言當今將不素蓄兵不素練財無久積小有邊警外無重兵舉西北二垂觀之若濩落大瓠外示雄狀而中間空洞了無一物脫不幸戎馬猖突腹內諸城非可以計術守也自元昊僭竊因循至于延州之寇中間一歲矣而屯戍無術資糧不充窮年畜兵了不足用連監牧馬未幾已虛使蚩蚩之氓無所倚安者此臣所以孜孜憂大瓠之穿也今羌戎稍却變詐無窮豈宜乘即時之小安忘前日之辱又將忝然自處則後日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延州之寇當即是范雍所言五頭項者然則情臣此奏未必在今年也

都部署劉平上攻守之策曰五代之末中國多事四方用兵唯制西戎似得長策于時中國未嘗遣一騎一兵遠屯塞上

鄜延環慶副

但任土豪為衆所伏者以其州邑就封之凡征賦所入得以贍兵由是兵精士勇將得其人而無邊陲之虞 太祖廓清天下謂唐末諸侯跋扈難制削其兵柄收其賦入自節度使以下第其俸祿或四方有急則領王師行討事已兵歸宿衛將還本鎮雖為長策然當時大臣不能遠計亦以朔方李勣興靈武馮繼鄴徙於內地自此靈夏漸敝中國命將出守發兵就屯千里就糧遠近騷動十年之中兵民交困靈武既失守趙德明以僻守一隅且懼問罪亟馳驛奏願備藩臣朝廷姑務息民即以靈夏兩鎮授之德明潛治甲兵日滋邊患當時若止棄靈夏綏銀四州限山為界使德明遠遁漠北無今日之患既以山界蕃漢人戶并授之而鄜延環慶涇原秦隴歲宿兵數萬今元昊僭逆恣行殺害衆叛親離復與唃廝囉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亡之時臣聞寇不可玩敵不可縱或

元昊一旦為人殺戮酋豪代立與唃廝囉通和約契丹為表裏則西北之邊未可測矣若以鄜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為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之衆三倍居多乘人心離散與唃廝囉立敵之時緣邊州軍轉徙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等州招集土豪以授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上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於祿富者安於家不期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唃廝囉以靈武軍節度使西平王使逼元昊河外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漢步騎收河西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窮寇爾今倚山界洪宥等州蕃部為肘腋以其勁勇而善戰鬪若失之是斷其左右臂靈夏綏銀不產五穀蕃部馳騁不習山界道路每歲供給資糧以贍之若收復洪宥以山界憑

高據險下瞰沙漠各列保障量以戍兵鎮守此天險也彼靈夏綏銀千里黃沙本非華土往年調發遠戍老師費糧官私疲敝以致小醜昌熾此謀之不臧也或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含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為聲援以張其勢則安能減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治必輕者為先重者為後也請召夏竦范

雍與兩府大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

本傳云平奏此疏未報而元昊

盛兵攻保安軍由土門路入寇平自慶州往援延州兵敗被執平被執乃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則此疏必是年冬未所奏也慶州去京二十七程初夏竦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東歸令既下知

河中府龍圖閣直學士楊偕言西兵比繼遣時十增七八縣官困於供億今州復益一二千人則歲費緡錢又增百餘萬國用民力恐繇此屈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銳選任將帥求之

非五六十之三

十二

方略自然以寡擊衆以一當百又竦云土兵募足量加訓練可代東兵此徒虛語爾自德明納款以來東兵猶不可代況今日乎朝廷下竦議竦奏陝西防秋之敝無甚東兵一則不慣登陟二則不耐寒暑三則飲食難充驕懦相習四則廩粟給至厚倍費錢帛今募土兵一則勁悍便習各護鄉土人自為戰二則識山川道路堪耐飢寒三則代東兵歸衛京師四則歲省芻糧鉅萬五則今歲霜早收聚小民免至春飢起而為盜六則增數十指揮精兵讐伏賊氣乃國家萬世之利臣嘗奏云慮有不忠小人以謀非出己或為人所使曲要破壞果有楊偕上書熒惑聖聽且偕云以寡擊衆以一當百以臣所見此乃虛言古者名將王翦南取荆楚須六十萬人韓信北舉燕趙亦請益兵三萬惟光武昆陽之戰乘累捷之後前史曾云無不一當百乃一時之言非持久之事若偕能之乞命

以代臣盡滅並邊兵馬萬人留百百留人十果以此數平兇
盪寇即乞不次旌賞如其不能乃是挾私或懷希望亦乞嚴
譴以戒讒慝詔以竦章示偕偕復奏云臣之所陳蓋以增兵
習既不精徒費國用是虜未平而中原困矣竦乃比臣為不
忠小人及為人所使此其用意非獨欲中傷臣亦欲傾朝廷
大臣也且竦引王剪事為解夫秦楚敵國也楚多勇士故剪
有此言今元昊一小賊爾豈與本朝為敵國哉自古將帥深入
虜廷未有用六十萬人者霍去病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
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後又將萬騎踰烏盭討遼濮
涉狐奴歷五王國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兵蹙臯蘭下殺折
蘭王盧侯王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趙充國亦以萬
騎破先零李靖以驍騎三千破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
斬首千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頡利以獻此數將之兵皆不

過萬人其餘深入蕃境或至西域諸國用少擊衆不可勝數
今竦在涇原守其城壘據其險阻來則禦之去則釋之不聞
出師討伐何用兵衆蓋竦意戰或敗衄欲以兵少為辭爾又
竦言士兵各護鄉土此乃淺近之見自古兵有九地士卒近
家謂之散地言其易離散也且以近事言之閭門祗候王文
恩入虜界為虜兵所敗士兵皆竄走惟東兵近二百人拒捍
射殺虜兵甚衆以此知兵之強弱不繫東西將有謀則兵雖
寡必精而難陷將非才則兵雖衆必驕而易敗今邊郡參用
東兵士兵正得其宜若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曰非隴西
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
民世嘗謂河北兵勇臣以為不然昔袁紹曹操戰于官渡沮
授謂紹曰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軍紹不聽果敗今江浙
兵最稱懦弱然昔項羽領江東子弟八千諸侯不敢仰視是

知兵不繫土地繫于將帥訓習節制撫養激勵之如何爾今防邊東兵人月受米七斗五升士兵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此又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士兵募足量加訓練以代東兵且士兵數萬須募足訓練雖二二歲未得其用兵精用之猶恐奔北豈有量加訓練而能取勝哉竦議遂屈或

見明年二月丙申
偕自河中徙陝時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第八十之三

